

农业生产污染对经济增长绩效的影响程度研究

——基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

叶初升^{1,2} 惠 利²

(1. 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2;2.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 本文在使用单元调查评估法对中国农业污染物排放量进行核算的基础上,结合 SBM 模型、方向性距离函数和 GML 指数,对 1995–2013 年中国农业生产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考察农业生产污染对农业经济增长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①不考虑污染因素的农业经济增长核算方法忽略了农业生产污染造成的损失,导致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被高估近一倍;②投入冗余和污染过度是农业生产无效率的主要来源,且后者对其影响更为明显;③中国农业生产率增长主要来自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对其促进作用有限;④考虑污染成本与否会对各地经济增长绩效评价产生较大影响,忽略污染因素可能导致政策偏误。

关键词 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农业污染;非合意产出;SBM

中图分类号 F2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6)04-0116-10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6.04.015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快速发展,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 6% 以上,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 7% 以上。但是,中国农业经济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较大的环境代价。农业资源过度开发、农业投入品过量使用、农业内外源污染相互叠加以及生态系统恶化等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日益凸显。据国家环保部公布的农业源污染物排放量数据,最近 3 年中国农业污染中化学需氧量(COD)、总氮(TN)、总磷(TP)的排放量都在全国的 1/3 以上。农业已成为面源污染最大产业,这一事实引起中国政府和社会的高度关注。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一直以只考虑“合意产出”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来衡量一个地区的经济绩效。然而,忽略环境污染等“非合意产出”,忽略经济增长过程所产生的负外部性,实际上高估了经济增长的真实绩效,扭曲了社会福利水平的评价,甚至会政策误导^[1]。近几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尝试在增长核算框架中纳入农业污染变量,以环境约束下的全要素生产率重新核算中国农业的经济增长绩效,但尚未形成共识。研究文献不仅对环境约束下的 TFP 估计相差甚远,甚至对农业生产污染是否影响农业生

产率也是各执一词^[1-2]。农业生产污染对经济增长绩效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本文在审视和检讨相关文献研究方法之后,不仅重新考虑农业污染源,而且着重从两个方面改进了环境约束下农业经济增长核算方法:其一,用结合 SBM 模型(Slack Based Measure,SBM)的方向性距离函数测度农业环境生产效率,解决了传统文献忽略的投入产出松弛变量问题;其二,用 GML 指数(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 index,GML)构建农业环境经济增长核算框架,解决传统的 DEA 方法不可传递、线性规划无解和“技术退步”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使用 1995–2013 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重新估算了中国农业环境生产效率和环境全要素生产率。

1 文献综述

随着农业污染问题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一些学者在增长核算框架中纳入农业污染变量,考察环境污染约束下中国农业经济增长绩效。但现有文献对环境约束下中国农业经济增长的分析尚未达成一致结论:对农业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结果差异很大,从 0.44% 到 5.61%^[3-4],

收稿日期:2015-10-28

作者简介:叶初升,博士,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发展经济学。

通讯作者:惠利,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当代发展经济学前沿理论跟踪研究”(编号:13JJD790020),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贫困与发展:以穷人为中心的发展经济学微观分析”(编号:12FJL012)。



相差 10 多倍;对农业污染是否影响农业生产率甚至得出相反的结论,有些文献认为考虑农业污染后全要素生产率明显降低^[5-8],有些文献则认为农业污染对农业生产率影响不大^[4,9];对哪些区域是环境友好发展更无定论,一般认为东部发展较好,中、西部发展较为落后,但对中、西部的发展前后存在不同意见,有些文献认为中部地区表现不太理想^[3,7,10],有些文献认为西部发展落后于中部^[11-12],有些文献则认为中西部差别不大^[4,6]。现有文献之所以得出不同结论,主要是因为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差异:

一是对污染物的定义和处理不同。上述文献基本上都考虑了化肥带来的污染,部分文献还考虑了农田固废、畜禽养殖和水产生活排放的废弃物^[7,13],但大多忽略了农药和农膜残留等农业生产中问题较严重、影响也更长久的污染物。农业生产污染应包含农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染(如农田固体废弃物),以及本为促进产出但投入过量而导致的污染(如化肥、农药、农膜)。只包含了部分投入要素和污染物可能会得出有偏的结论。其次是对污染物的处理方式不同。有些文献使用化肥或农药使用量乘以一定的排放系数作为代理变量^[4,14],也有文献采用物料平衡法将未被吸收的营养物质看作污染物^[9]。薛建良和李秉龙^[5]发现不同污染物价值损失评估方法对估算结果影响较大。

二是使用方法具备可比性与否存在差异。多数文献使用当期 DEA 构造 Malmquist 指数,一些文献包含以前所有时期的参考集^[8],还有一些文献使用所有各期的总和做参考集^[10,15-16]。改进的序列 DEA 以各期以前所有时期做参考集,可以解决当期 DEA“技术退步”悖论和线性规划无可行解问题。但序列 DEA 的“技术记忆”假定对较长时间跨度的面板数据不适应, Paster 和 Lovell^[17]提出 GML 的方法,以所有期的总和作为参考期,GML 指数具备传递性,可进行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对比,且不存在 VRS 模型无可行解,还能解决决策单元数量不足导致的前沿面粗糙问题。

三是投入产出的改进角度不同。许多文献使用的径向的、角度的 DEA 模型要求投入或产出同比例变动,而农业生产常常是投入和产出同时变动,因此这种方法不符合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使用非径向、非角度的 SBM 模型结合方向性距离函数则可解决该问题,如李谷成^[13]用该方法考察农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统筹兼顾关系。但值得一提的是,方向性距离函数中坏产出的弱可处置性可能会丢失部分可应属于生产可能集的区域,可能会出现被评价的决策单元增加坏产出后效率反而提高的不合理结果^[18],因此要注意弱可处置性和强可处置性的使用。

综上所述,考虑污染因素下的农业增长核算还需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环境约束下

的农业经济增长核算进行扩展:一是使用单元调查评估法,纳入导致农业生产污染的主要污染物,弥补以往文献农业生产污染物的缺失问题,这也是准确核算农业生产经济增长的基础;二是使用 GML 指数对农业生产率进行估算和分解,解决一般的 ML 指数不能进行跨期比较或线性规划无解的问题,并避免由于决策单元数量不够多带来的不稳定性;三是使用 SBM 方向性距离函数,结合采用窗式 DEA 估算纳入农业生产污染的 Malmquist 指数,从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出发,解决不能同时从投入缩减、产出增加和污染降低等多角度评价效率的问题。

2 农业环境生产效率和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与模型

2.1 环境技术与技术边界的构建

本文将每个省份看作一个决策单元(*Decision-making Unit*,简称 DMU),构造不同时期中国农业生产的最佳生产前沿面。根据 Fare et al^[19],将包括合意产出、污染等非合意产出和投入之间的技术结构关系称为环境技术。假定在时期 $t=1, \dots, T$,有 $k=1, \dots, K$ 个决策单元,每个决策单元使用 M 种投入 $x \in R_+^M$,得到 N 种合意产出 $y \in R_+^N$ 和 J 种非合意产出 $b \in R_+^J$ 。环境技术可以表示为:

$$P^t(x^t) = \left\{ \begin{array}{l} ((y^t, b^t) : \sum_{k=1}^K \lambda_k^t y_{k,n}^t \geq y_n^t, n = 1, \dots, N; \\ \sum_{k=1}^K \lambda_k^t b_{k,j}^t = b_j^t, j = 1, \dots, J; \\ \sum_{k=1}^K \lambda_k^t x_{k,m}^t \leq x_m^t, m = 1, \dots, M; \\ \sum_{k=1}^K \lambda_k^t = 1, \lambda_k^t \geq 0, k = 1, \dots, K \end{array} \right\} \quad (1)$$

其中 λ_k^t 为各个决策单元在构造环境技术结构时的权重。该式构造的环境技术是规模报酬可变的,若要表示规模报酬不变的环境生产技术,去掉约束条件 $\sum_{k=1}^K \lambda_k^t = 1$ 即可。

2.2 SBM 方向性距离函数与环境生产效率

环境技术描述了给定投入时最大化合意产出、最小化非合意产出的生产可能性集合,基于该生产前沿面即可测度各个 DMU 的环境生产效率。由于效率值容易受到方向向量长度的影响,本文参考 Cheng & Zervopoulos^[20]的研究,构造一个生产者在环境技术 $P^t(x^t)$ 下的包含非合意产出的广义方向性距离函数模型:

$$\begin{aligned} \overrightarrow{S}_v^t(x^{t+1}, y^{t+1}, b^{t+1}; g^x, g^y, g^b) = \\ \min \frac{1 - \frac{1}{M} \sum_{m=1}^M \beta g_{km} / x_{m0}}{1 + \frac{1}{N+J} (\sum_{n=1}^N \beta g_{yn} / y_{n0} + \sum_{j=1}^J \beta g_{bj} / b_{j0})} \quad (2) \\ s.t. \quad X\lambda + \beta g_x \leq x_0 \\ Y\lambda - \beta g_y \geq y_0 \\ B\lambda - \beta g_b \leq b_0 \end{aligned}$$

肥,且采用倒推法计算污染排放量,导致估算值较高;而后者未考虑投入产出的松弛问题,且样本截止到 2011 年,因此得出的结果较低。本文从农业生产的本质出发,纳入带来产出增加的同时造成环境污染的化肥、农药和农膜三种化学投入品,以及导致环境污染的农田固废,并将样本期延长至 2013 年,发现不考虑农业生产污染导致农业经济增长绩效高估了一倍多。与第一产业为研究对象的文献相比,除了李谷成等^[3],大多文献得出的环境 TFP 增长率远高于本文以种植业为代表的狭义的农业增长率,不考虑污染因素的传统 TFP 增长率则差异不太大,这说明忽略农业生产污染对农业经济增长绩效的影响更严重。

(2) 阶段性特征。考虑污染的环境技术效率变动趋势与不考虑污染的技术效率变化趋势保持一致;技术进步速度差异则较大,2008 年以前,多数年份的环境技术进步速度高于不考虑污染的技术进步速度,随后环境技术进步速度逐渐超过不考虑污染的技术进步速度。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2010 年以来,环境 TFP 快速增长,且 4 年中有 3 年均高于传统 TFP。这可能与农业发展政策开始注重农业环境问题有关,这是本文的发现之一。2007 年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发现,农业面源污染是造成全国水污染的主要来源。之后,农业源污染问题的严重性才引起公众关注,相关的农业规制政策也逐渐出台,但由于政策存在滞后性,2010 年之后才表现出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增长。这也符合 Greenstone *et al.*^[26] 的观点,只有公众意识到并关注环境污染问题,环境管制政策和措施才能发挥作用。

此外,1996–2002 年间大多数 TFP 和 TC 增长率为负,这可能与该时期农业发展较为困难有关,受前期持续增长影响,农产品出现结构性过剩,导致“谷贱伤农”,再加上金融危机、通货紧缩等大环境因素和分税制改革的作用,导致该时期发生农业 TFP 回落^[16]。

(3) 增长来源。从增长来源看,技术进步仍然是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动力。不管是否考虑考虑污染,农业生产率提高主要都是由技术进步推动的。农业 TFP 主要是由生产前沿面移动带来的(TC 年均增长率较高),技术落后者对最佳前沿面的“追赶”效用有限(EC 年均增长率为负)。但本文发现,技术效率的改进在大环境不好时有助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在 TFP 增长率为负的区间内,前沿面移动较慢,主要靠技术落后者改进效率的“水平效应”来拉动 TFP 增长,即外在环境较差时,全要素增长主要靠技术效率推动。

近年来,环境技术进步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推动作用尤为显著。从图 1 可以看到,2008 年以来,环境技术进步率有大于传统的技术进步率的趋势。这与国家加大对

农业技术开发和推广的力度,促进生产前沿面向前移动有关。2008 年以来,中央专项资金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污染治理,有效促进了农业技术进步。大多数年份效率变化值小于 1,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恶化的情况同时出现,说明中国农业普遍存在技术利用效率较低的情况。虽然中国农业技术水平较高,但在生产使用中并未充分发挥效力,应加强农业技术的推广和使用等相关政策的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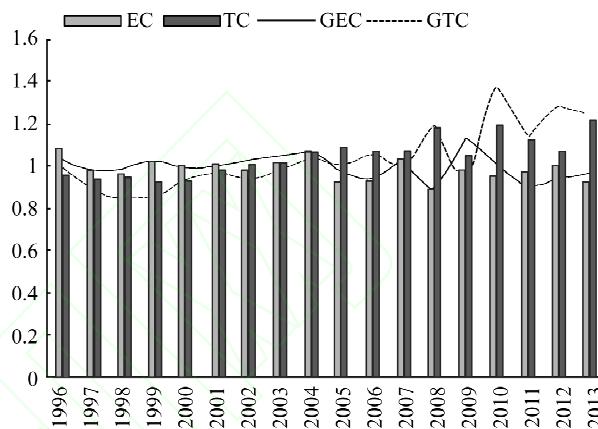


图 1 1995–2013 年中国农业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

Fig. 1 Agricultural environmental TFP index and its components from 1995–2013

4.3 农业经济增长绩效的省际差异

是否考虑农业生产污染对农业经济增长绩效的省际排名影响很大。忽略农业生产污染导致不同省份的农业 TFP 高估或低估。农业生产污染对排名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带来的。考虑农业生产污染时,1995–2013 年间负增长的省份包括江西、云南、广西、新疆、内蒙古、甘肃、宁夏和海南共八个省份;而不考虑农业生产污染时,除了宁夏、海南和青海三省,其他省份的年均增长率均为正值。是否考虑农业生产污染,会影响到对一省农业经济增长绩效的判断。多数省份考虑环境因素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有意思的是,安徽、黑龙江、吉林、辽宁等粮食种植大省的环境 TFP 均低于不考虑污染时的传统 TFP,而河南、山东、湖北、湖南、江苏、河北和四川七个粮食种植大省的环境 TFP 却高于不考虑污染时的传统 TFP。

值得注意的是,产粮大省对农业生产污染的敏感性较高,不同省份农业生产污染带来的边际影响不同,省际差异较大。如东北农业基地的吉林、黑龙江和辽宁在不考虑污染因素时均出现不同程度的高估,而污染物排放量较大的中部地区如河南、河北、山东、湖北、湖南和四川考虑污染因素后 TFP 增长率反而更高。这个结果不同于一般文献中农业大省的生产率较低的结论。为保证结果稳健性,

变。

第三,采取一定的财政激励措施,引导农民使用环境保护型技术。当前中国农业生产无效率主要来自污染过度,中国农业的污染减排任务大于节能。中国农业污染减排潜力巨大,尤其是使用大量化肥的粮食生产大省。在既要保证粮食安全又要减少生产污染的双重目标下,推广能够提高化肥利用效率的环境友好型化肥施用技术是一种有效方法。但环境友好型化肥的使用成本较高,为了不让农民的经济利益受损,可采取一定的财政激励措施引导农民,对可能的损失进行补偿;同时加大宣传和教育培训力度,引导农民使用测度配方技术,减少农业生产污染排放,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由于农业生产污染属于非点源污染,具有随机性、隐蔽性、滞后性等特点,导致农业污染物排放量不能像工业污染那样得到非常精确的估算,这给农业生产核算框架带来一定难度。本文虽然尽可能包含了化肥、农药、农膜和固体废弃物四种污染物,但离精确估计农业生产污染所带来的损失仍有差距。本文纳入农业生产的主要污染物,采用较新的DEA模型和方法,尽可能接近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为考虑环境因素的中国农业生产核算提供一定依据,但如何更加科学合理的评估中国农业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付出的代价仍需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

(编辑:徐天祥)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Namere M, Fraser I, Quazi A, et al. Environmentally Adjusted Productivity Measurement: An Australian Case Study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07, 85(2):350–362.
- [2] Chung Y H, Fare R, Grosskopf S. Productivity and Undesirable Outputs: A Directional Distance Function Approach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1997, 51(3):229–240.
- [3] 李谷成, 陈宁陆, 闵锐. 环境规制条件下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与分解[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1, 21(11):153–160. [Li Gucheng, Chen Ninglu, Min Rui. Growth and Sources of Agricultural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China under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1, 21(11):153–160.]
- [4] 王奇, 王会, 陈海丹. 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研究:1992–2010年[J]. 经济评论, 2012, (5):24–33. [Wang Qi, Wang Hui, Chen Haidan. A Study on Agricultural Green TFP in China: 1992–2010 [J]. Economic Review, 2012, (5):24–33.]
- [5] 薛建良, 李秉龙. 基于环境修正的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度量[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1, 21(5):113–118. [Xue Jianliang, Li Binglong. Environmentally-Adjusted Measurement of China's Agricultural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1, 21(5):113–118.]
- [6] 杨俊, 陈怡. 基于环境因素的中国农业生产率增长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1, 21(6):153–157. [Yang Jun, Chen Yi. Empirical Study on 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Growth under the Binding of Environment [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1, 21(6):153–157.]
- [7] 韩海彬, 赵丽芬. 环境约束下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收敛分析[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3, 23(3):70–76. [Han Haibin, Zhao Li-Fen. Growth and Convergence of Agricultural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China Under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3, 23(3):70–76.]
- [8] 闵锐, 李谷成. 环境约束条件下的中国粮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与分解:基于省域面板数据与序列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的观察[J]. 经济评论, 2012, (5):34–42. [Min Rui, Li Gucheng. A Study on Growth and Decomposition of China's Grain TFP Growth under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Provincial Panel Data and Sequential Malmquist-Luenberger Index [J]. Economic Review, 2012, (5):34–42.]
- [9] 崔晓, 张屹山. 中国农业环境效率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 2014, (8):4–16. [Cui Xiao, Zhang Yishan.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Production Efficiency and Environmental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China Agriculture [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14, (8):4–16.]
- [10] 杜江. 中国农业增长的环境绩效研究[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4, (11):53–69. [Du Jiang. Study on th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of China's Agricultural Growth [J]. The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and Technical Economics, 2014, (11):53–69.]
- [11] 岳立, 王晓君. 环境规制视域下中国农业技术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分析:基于距离函数研究法[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3, (4):85–92. [Yue Li, Wang Xiaojun. An Analysis on Technical Efficiency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China's Agriculture in the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J]. Jilin University Journal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3, (4):85–92.]
- [12] 潘丹, 应瑞瑶. 资源环境约束下的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研究[J]. 资源科学, 2013, 35(7):1329–1338. [Pan Dan, Ying Ruiyao. Agricultural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rowth in China under the Binding of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J]. Resources Science, 2013, 35(7):1329–1338.]
- [13] 李谷成. 中国农业的绿色生产率革命:1978–2008年[J]. 经济学(季刊), 2014, (2):537–558. [Li Gucheng. The Green Productivity Revolution of Agriculture in China from 1978 to 2008 [J].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2014, (2):537–558.]
- [14] 沈能, 张斌. 农业增长能改善环境生产率吗:有条件“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实证检验[J]. 中国农村经济, 2015, (7):17–30. [Shen Neng, Zhang Bin. Can Agricultural Growth Improve Environmental Productivity of Agriculture: An Empirical Test of the Conditional Environmental Kuznetz Curve [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15, (7):17–30.]
- [15] 高鸣, 马铃. 贫困视角下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基于

- EBM-Goprobit 二步法模型的实证分析 [J]. 中国农村观察, 2015, (4): 49 - 60. [Gao Ming, Ma Ling. Poor Perspective on Grain Productivity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Based on the EBM-Goprobit Model [J]. China Rural Survey, 2015, (4): 49 - 60.]
- [16] 李谷成, 范丽霞, 成刚, 等. 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基于一种新的窗式 DEA 生产率指数的再估计 [J]. 农业技术经济, 2013, 32(5): 4 - 17. [Li Gucheng, Fan Lixia, Cheng Gang, et al. Agricultural TFP Growth: Re-estimating DEA Productivity Index Based on a New Window [J]. Journal of Agrotechnical Economics, 2013, 32(5): 4 - 17.]
- [17] Pastor J T, Lovell C A K. A global Malmquist Productivity Index [J]. Economics Letters, 2005, 88(2): 266 - 271.
- [18] Chen C. A Critique of Non-parametric Efficiency Analysis in Energy Economics Studies [J]. Energy Economics, 2013, 38: 146 - 152.
- [19] Fare R, Grosskopf S, Pasurkajr C. Environmental Production Functions and Environmental Directional Distance Functions [J]. Energy, 2007, 32(7): 1055 - 1066.
- [20] Cheng G, Zervopoulos P D. Estimating the Technical Efficiency of Health Care Systems: A Cross-country Comparison Using the Directional Distance Function [J].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2014, 238(3): 899 - 910.
- [21] Oh D. A 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 Productivity Index [J]. Journal of Productivity Analysis, 2010, 34(3): 183 - 197.
- [22] 黄少安, 孙圣民, 宫明波. 中国土地产权制度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 对 1949 - 1978 年中国大陆农业生产效率的实证分析 [J]. 中国社会科学, 2005, (3): 38 - 47. [Huang Shaoan, Sun Shengmin, Gong Mingbo. The Impact of Land Ownership Structure on Agricultural Economic Growth: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fficiency on the Chinese Mainland [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05, (3): 38 - 47.]
- [23] 赖斯芸, 杜鹏飞, 陈吉宁. 基于单元分析的非点源污染调查评估方法 [J]. 清华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05, 44(9): 1184 - 1187. [Lai Siyun, Du Pengfei, Chen Jining. Evaluation on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Based on Unit Analysis [J]. Journal of Tsinghua Universi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dition, 2005, 44(9): 1184 - 1187.]
- [24] 陈敏鹏, 陈吉宁, 赖斯芸. 中国农业和农村污染的清单分析与空间特征识别 [J]. 中国环境科学, 2006, 26(6): 751 - 755. [Chen Minpeng, Chen Jining, Lai Siyun. Inventory Analysis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and Rural Pollution [J]. 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06, 26(6): 751 - 755.]
- [25] 梁流涛. 农村生态环境时空特征及其演变规律研究 [D]. 南京: 南京农业大学, 2009. [Liang Liutao. Study on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Evolution of R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 Nanjing: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2009.]
- [26] Greenstone M, Hanna R.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ir and Water Pollution, and Infant Mortality in India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4, 104(10): 3038 - 3072.

How much does the Agricultural Pollution Affect Economic Growth Performance?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Environmental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YE Chu-sheng^{1,2} HUI Li²

(1. Economic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China)

Abstract Adopting the unit investigation and evaluation approach to evaluate the agricultural pollution in China, this paper aims to employ SBM model, directional distance function, and 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 productivity index to measure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fficiency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rowth in China over the period from 1995 to 2013, and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agricultural pollution on agricultural economic growth performance. The main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① The losses caused by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pollution will be ignored regardless of the environmental factors, as a result, the average TFP is overestimated nearly twice. ② Input redundancy and excessive pollution are the main cause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efficiency,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latter is even more apparent. ③ The agricultural environmental technological progress has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rowth, while the environmental technological efficiency has not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④ It will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evaluation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 growth performance whether to consider the cost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ignoring the pollution factors may lead to policy deviation.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gricultural pollution; undesirable outputs; SBM